

【关中枭雄系列】

贺绪林◎著

最后的女匪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关中枭雄系列】

贺绪林◎著

最后的 女匪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女匪 / 贺绪林著. —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5.1

(关中枭雄系列)

ISBN 978-7-5513-0771-0

I. ①最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80403号

最后的女匪

作 者	贺绪林
责任编辑	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封面设计	朵 云
版式设计	前 程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8.125
版 次	2015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771-0
定 价	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

序

“关中枭雄”系列长篇迄今我写了五部，依次是——《兔儿岭》《马家寨》《卧牛岗》《最后的女匪》《野滩镇》。

第一部是1994年动笔写的，1995年8月份完稿，交给了一个书商，没想到被他弄丢了，沮丧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。幸亏我的承受力还可以，没有崩溃，重整旗鼓，花了三四个月时间重新写出。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，书名《昨夜风雨》。等待出版期间被西安华人影视公司改编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《关中匪事》（又名《关中往事》），在全国热播，广获反响。片头曲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，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……”唱红了大江南北。这是我始料不及的，也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。

随后一鼓作气写了《马家寨》和《卧牛岗》。2005年年初，太白文艺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连同《昨夜风雨》（更名为《兔儿岭》）一并隆重推出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2006年完成了《最后的女匪》，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。

2008年完成了《野滩镇》，此作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——西风烈·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，2010年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“关中梟雄”系列小说讲述的都是关中匪事。陕西关中闹匪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事了，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，从没见过土匪，书中的故事都是听来的。土匪的首领几乎都是世之梟雄，不乏智勇杰出的人物，譬如书中的刘十三、马天寿、秦双喜、郭鷄子、彭大锤……他们称得上真正的关中汉子，之所以为匪，并非他们所愿，是有其社会根源的。

我的故乡在陕西关中杨陵。杨陵，曾是农神后稷教民稼穡之地，现在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，便改“陵”为“凌”，意在高翔。根据这五部书之一《兔儿岭》改编的电视剧《关中匪事》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后，常有人问我，这块圣地怎么会出土匪呢？甚至有人怀疑我在瞎编。这些朋友对杨凌的历史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杨凌位于关中西部，南濒渭水，北依莽原，西带长川，东控平原，原本是富饶之地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关中地区遭了前所未有的大年馑，旱灾、蝗虫加瘟疫，死人过大半，十室九空，富饶之乡变成了荒僻之壤，土地也变得荒芜贫瘠，很难养人。有道是：“饭饱生余事，饥寒生盗贼。”此话不谬。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，却盛产土匪。当然，书中涉及的地域不仅仅局限在今杨凌，而是包括整个关中西府的黄土地。

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。在这里我郑重声明：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纯朴忠厚的良民，以农为本，种田为生，从没有人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；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，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，舍命跟土匪斗争过。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务事吵了架，分开另过，土匪趁机而入，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，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：“这家伙是个愣娃，把他看紧点！”随后直奔伯父住的后院，响动声惊醒了伯父，一家人赶紧下了窖子，伯父手执谷杈

守在门口，撂倒了一个匪卒，随后跳下了窖子。至今许多老人跟我讲起往事，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，说他们兄弟俩是真汉子。

然而，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，让乡亲们唾骂不已，这也让我心怀内疚感到难堪。有句俗话说：“养女不笑嫁汉的，养儿不笑做贼的。”虽是俚语，却很有哲理。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，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为匪，不去偷情养汉？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，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为匪之人，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。追根溯源，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，或秉性使然，或贫困所迫，或逼上梁山……尽管他们出身不同，性情各异，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。我无意为他们树碑立传，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，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。

“关中梟雄”系列小说迄今写了五部，不管哪一部，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，就把书扔了吧，免得耽搁您的时间。

这不是广告词，是心里话。

好了，不啰唆了，您看书吧。

贺绪林

2014 年中秋

楔 子

我写过几部关于土匪的小说，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，播出后反响还不错。这部小说我不想再写土匪了，想写一写我爷爷，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是爷爷给我讲的。其实，我写的故事都是听别人讲的——这话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——我反复说这话的目的是怕人家说我瞎编。当然写小说有时也难免要瞎编，用行话说是“虚构”。您要是觉得哪个地方是“虚构”的，就跳过去不看，免得耽误您的时间。扯远了，还是说我爷爷吧。

我爷爷是正儿八经的军人，他曾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师一六八团的上尉连长。他的军人素质很高，作战勇敢，悍不畏死，二十五岁就当上了连长，是同级军官中年龄最轻的。他手下一个叫刘怀仁的陕北人，快四十岁了，当兵吃粮十多年才混了个一杠一星的少尉排长。有位哲人说过一句话：“当官肩上的杠星都是血染的。”正所谓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！可那时爷爷年轻气盛，对这话并不以为然。他的奋斗目标三十出头当上团长，四十出头当上将军。如果不是遇上我奶奶，他很可能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。

是奶奶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。

奶奶是爷爷故事的主角。说到奶奶,这部小说又有了匪气,因为奶奶是个土匪。奶奶年轻时长得十分俊俏,柳眉凤眼,明眸皓齿,面如桃花,粉中透红,人见人爱。这是爷爷说的。可我看到的奶奶却是满头白发,干瘦的脸上皱纹堆垒,牙齿掉光了,窝着一张嘴,实在找不出一丝“俊俏”的影子来。奶奶有一双天足(她那个年龄的女人都是三寸金莲),走路风风火火的,八十岁的年纪了腰板却不塌,平日里说话倒是慢言慢语的,偶尔和爷爷吵架时,嗓门很大也很粗,很是匪气。还要说明一下,我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,当然奶奶也就不是我的亲奶奶了。也许有人会说我不愿有个曾经当过土匪的奶奶,才这么“虚构”的,这可就太冤枉我了。话又说回来,爷爷奶奶是亲是假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爷爷讲的故事好不好听。您说是吧?

上 卷

第一章

冬日的夜很长，也很冷。奶奶把炕烧得很热，我只穿着背心短裤趴在爷爷身边等着他讲故事。那时我们家乡还没用上电，一盏油灯跳动着豆大的光焰，奶奶坐在灯前缝补衣裳，爷爷坐在一旁大口抽旱烟，那烟味不时地呛得我咳嗽几声。我忍不住又催促爷爷快讲，爷爷这才开始讲了起来。

爷爷的故事开头第一句是：“彭胡子那个老尻那回差点送了我的丧。”说完这句他老人家又眯着眼大口抽烟，全不瞧我焦急等待的脸色。许久，他徐徐吐了口烟，才说了第二句：“不管咋说，我心里一直都是感激他的，不是他命令我的特务连剿匪，我咋能遇上你婆（关中方言，奶奶）呢。”

奶奶这时插言道：“你给娃说这些陈年烂谷子的事干啥。”

爷爷说：“这些事在我肚里憋了大半辈子，总想找个人说道说道。咱孙子大了，也念中学了，给他说道说道，咱俩百年之后，给他留个念想。”

我生怕奶奶拦爷爷，急忙说：“婆，你就让我爷说吧。”

奶奶停下手中的活，抚着我的头说：“明日格还要上学哩，你不困？”

我急忙说：“我不困。”

奶奶说：“那就让你爷给你说道说道吧。”

爷爷却眯起眼睛大口抽烟，吐出的烟雾把眼前弄得一片混沌。爷爷的眼里透出两股亮光，似乎在烟雾中寻觅什么，等得人好不耐烦。好半晌，爷爷才开口了……

爷爷说的彭胡子是他服役的那个军队的上校团长，真名叫彭子玉，因长着络腮胡，官兵们背地里都叫他彭胡子。彭胡子是黄埔出身，三十刚出头就当上了团长。爷爷说彭胡子能文能武，是当将军的料。爷爷的话后来得到了证实，彭胡子去台湾时已是少将了。爷爷给彭胡子当了三年卫兵，很敬佩彭胡子，对他忠心耿耿，唯命是从。彭胡子也是雍原人，跟爷爷是乡党。俩人的性格有些相似，因此，彭胡子很是喜欢爷爷。他有心提携爷爷，不愿让爷爷给他当卫兵，要让爷爷去带兵。爷爷不愿离开他，他瞪起眼睛训斥爷爷：“当卫兵能有啥出息？好钢得用在刀刃上！”他的话爷爷不能不听。爷爷是个典型的关中愣娃，为人耿直憨厚，轻生死重义气，打起仗来悍不畏死。彭胡子看中的就是爷爷这种血性，把他的卫兵排交给爷爷带领。时隔不久，部队奉命进终南山剿匪，不慎遭了埋伏，彭胡子左腿挂了彩。爷爷舍命背着彭胡子突围，一手持冲锋枪，边打边跑。冲出包围圈时爷爷浑身上下都是血，却没受一点伤。事后，彭胡子感慨道：“石头是一员福将。”

哦，忘了告诉诸位，我爷爷小名叫石头，大名叫贺云鹏。再后，彭胡子让爷爷当了特务连连长。不用细说，彭胡子不仅偏爱爷爷，

也十分器重爷爷。

爷爷还讲了一个令人十分关注的细节：彭胡子想把他的外甥女嫁给爷爷。彭胡子的外甥女叫刘媛媛，在西安女中读书。那时一六八团在终南县驻防，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，刘媛媛都来看望舅舅。爷爷当时给彭胡子当卫兵，俩人经常碰面。

我忍不住问：“刘媛媛长得漂亮吗？”

爷爷瞪了我一眼：“人家是洋学生，能长得不漂亮？”

我又问：“有没有我婆漂亮？”

爷爷看着奶奶，嘿嘿嘿地直笑。奶奶乜了爷爷一眼，说道：“瓜（傻）人笑多，乳牛尿多。瓜笑啥？给娃实话实说。”

爷爷又嘿嘿一笑：“那个刘媛媛和你婆比，还差那么一点点。”

奶奶剜了爷爷一眼：“你干脆就说我比人家差一大截子。我是土匪，人家是洋学生嘛，肯定人家比我强。要不，过去了几十年，你还惦念着人家。”

爷爷又是嘿嘿一笑：“你看你，一提刘媛媛你就上火。算了算了，我不说咧。”

我急了，央求奶奶让爷爷快讲。奶奶又剜了爷爷一眼，随后笑道：“别卖关子了，给娃快说，看把我娃急的。”

爷爷军人似的说了声：“是！”接着往下讲……

其实，爷爷第一次与刘媛媛接触时，根本就没看清女学生长的啥模样。爷爷那时二十刚出头，血气方刚，风华正茂，可还从没接触过陌生的年轻女人。刘媛媛走进团部的一刹那，他只觉得眼前忽地一亮，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身子站得笔直，目不斜视。女学生却落落大方，拿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把爷爷上下打量了好几

遍，直看得爷爷额头鼻尖都沁出了冷汗，觉得两只胳膊吊得都不是地方。女学生看出爷爷的窘迫相，忍俊不禁，笑出了声。爷爷越发窘迫尴尬，恨不能找个老鼠洞钻进去。就在这时，彭胡子从里屋走了出来。女学生上前跟舅舅打招呼，彭胡子与外甥女寒暄了几句，便让爷爷给外甥女沏茶。爷爷的紧张劲还没缓过来，递茶水时竟然没拿稳茶杯，茶水泼出来烫了女学生的手。女学生“哎哟哎哟”直叫唤，爷爷慌得拿过毛巾捉住女学生的手，擦板凳腿似的赶紧擦。爷爷的手很粗糙，力气也很大，无意中又把女学生的纤纤细手捏疼了，女学生又“哎哟哎哟”地叫了起来，吓得爷爷赶紧松开了手，不知所措。彭胡子却在一旁哈哈大笑。第一次见面，刘媛媛给爷爷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：手很绵软，很嫩，很白。时间长了，俩人也熟悉了，有时还说说闲话。一般都是刘媛媛问话，爷爷回答。

“你家在哪里？”

“雍原贺家堡。”

“家里都有什么人？”

“我爹我妈，四个兄弟两个妹子。”

“你是老大？”

“我是老大。”

“你多大出来当兵的？”

“十七。”

“你爹你妈舍得让你出来当兵？”

“舍得。我兄弟姊妹多，出来一个家里少一个张口吃饭的。”

.....

诸如此类，一问一答，有点乏味。可女学生却兴趣盎然，乐此不疲。

后来,爷爷下连队去带兵。刘媛媛每次来都要跟她舅舅问起爷爷,有时还去找爷爷编闲传(聊天)。刘媛媛说跟爷爷在一起编闲传很有意思很开心。其实,她跟爷爷在一起时,爷爷都很紧张,唯恐说错了啥话惹得女学生不高兴。一次,他俩在一起编闲传,刘媛媛突然问爷爷有没有对象。那时“对象”这个词对爷爷来说十分陌生。爷爷没听明白,不知如何作答,看着刘媛媛眼睛发痴。刘媛媛见爷爷没听明白,便直截了当地问爷爷有没有找下媳妇。爷爷原本就是个红脸汉,一下脸涨成了猪肝色,使劲地挠着头,好像头发里有一大把虱子,“吭吭哧哧”了半晌却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那副尴尬相惹得女学生笑弯了腰,如春风吹弯了太阳花。

那时爷爷家家道小康,丁却不旺。曾祖父年过而立,却膝下无子。曾祖父的一位表哥是个算卦先生,擅长易经。曾祖父无奈之下向表哥要主意。表哥子丑寅卯、甲乙丙丁推算了一番,让曾祖父先抱养一个孩子,以后贺家会丁旺如林。曾祖父听信了表哥的话,抱养了一个男娃,这男娃便是爷爷。曾祖父的表哥果然言中,曾祖父抱养了爷爷后,曾祖母六年里生了四个丁(其中有对双胞胎)。后来,爷爷成了家,头几年奶奶没有生养,听从养父养母之言,便依样画葫芦抱养了我的父亲。有了我父亲之后,奶奶生了两个叔父和两个姑姑。因此,我在前面说爷爷奶奶不是我的亲爷爷奶奶。可爷爷奶奶待我比亲孙子还亲。这些都是后话。

家里一下添了四个张口要饭吃的“丁”,日子便艰难起来。曾祖父的脾气变坏了,动不动就骂老婆打娃娃。曾祖父动手的主要对象是爷爷,一是爷爷不是他亲生的;二是爷爷已经十岁了,多多少少也挨得起打了。在曾祖父的打骂中爷爷长大了。爷爷对曾祖父很有怨气,却慑于曾祖父的威严不敢反抗,把怨气一直窝在肚

里。那一年抽壮丁，年仅十七岁的爷爷背着家人报了名。临行前，曾祖父自知有点对不起大儿子，拉住爷爷的手不松手，很有点依依不舍。

爷爷却抽出了手，气刚刚地说：“爹，我要混不出个人样来，决不回来见你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

曾祖父扯着嗓子喊：“过两年回来，我给你娶媳妇！”

“你别操那心。我有本事自个找媳妇，没本事就打光棍。”爷爷说这话时头也没回。

爷爷雄心勃勃，在心里打定主意：骑马就要骑骏马，娶媳妇就要娶俊媳妇。可他也明白，只有干出个人样来才能娶个好媳妇。爷爷在队伍上干了八年，二十五岁了，干成了上尉连长。应该说，爷爷混得很不错。可好媳妇在哪里呢？爷爷还没找到目标。

爷爷去特务连走马上任的那一天，彭胡子突然问：“石头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
爷爷回答：“二十五了。”他有点莫名其妙，不明白彭胡子为啥突然问他的年龄。

彭胡子看了爷爷一眼，说：“该娶个媳妇了。”

爷爷红了脸，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：“想娶哩，可没女人看上咱。”

彭胡子也嘿嘿一笑，忽然又问：“这些日子媛媛没来找你？”

爷爷摇头。

“你抽空去看看她吧。”

“她病啦？”

“没病就不该去看看她？我看你俩在一起话稠得很嘛。”彭胡子在爷爷后脑勺拍了一巴掌，笑骂了一句：“你这碎尻看上去灵灵

的,咋是个木头!”

彭胡子走了半天,爷爷才醒过神来,乐得一蹦三尺高。那天晚上爷爷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觉,筹思着过两天就去西安女中“看看”刘媛媛。没有料到,翌日部队突然接到命令,立刻开拔北原县去剿匪。军令如山,当天下午部队就开拔了,爷爷失去了“看看”刘媛媛的机会。

我忍不住插言道:“你要不失去那个机会,说不定刘媛媛就是我婆呢。”

爷爷嘿嘿笑着,又拿眼睛看着身边补衣服的奶奶。奶奶瞅了爷爷一眼:“又看我干啥,给娃实话实说嘛。”爷爷接着往下说。

其实他和彭子玉都搞错了。刘媛媛对爷爷并没有那个意思,她之所以对爷爷感兴趣是觉得爷爷剽悍孔武,忠厚朴实,是个真正的军人。更重要的是她的理想是当个作家,想写一本关于军人生活的书,她在爷爷身上挖素材哩。几十年过去了,刘媛媛从海外归来,几经周折找到爷爷。忆起往事,刘媛媛道出了当年的奥秘。这都是后话了,咱们言归正传,说爷爷剿匪的事吧。

第二章

北原县有股杆子(土匪),杆子头是个女的,姓徐,真名不知叫啥,因是一双天足,人送外号徐大脚。传说,徐大脚脚特别大,行走如飞,双手能打枪,弹无虚发,且长得十分俊俏。她身边有一班卫兵,都是女流,十八九岁,武艺高强,三五个壮小伙都敌不过一个。因为她如此厉害,她的外号四处传扬,名字反而被人们遗忘了。徐大脚原是一个朱姓乡绅的使唤丫鬟。朱乡绅家产万贯,有良田数十顷,雇了几十个长工女佣,朱乡绅常做些善事,人称朱善人……

爷爷讲到这里,奶奶忍不住骂道:“狗屁善人,他是个老骚猪!”

爷爷说:“别骂得那么难听嘛。”

奶奶说:“他是彭胡子的舅舅,你就要给他的脸上搽点粉。”

爷爷讪讪笑道:“徐大脚的事你比我清楚,你就把这段给娃说道说道。”

我赶紧缠着奶奶往下讲。没想到奶奶的故事讲得比爷爷更好听,根根梢梢都讲到了。

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农历四月十七日夜晩,有云无月,朱家大宅院黑乎乎的一片。

突然,后院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响,钻出一个黑衣人來,蹑手蹑脚直奔西厢房,那是女佣住的地方。黑衣人來到西厢房靠南的一间屋门前,伸手推了一下门,门关得紧紧的。他掏出一把匕首,从门缝插进去拨开了门闩,门发出一声轻响。尽管响声很轻微,屋里的女人还是被惊醒了,打了个激灵,爬起身惶恐地问:“谁?”黑衣人疾步抢到床前,一把捂住了女人的嘴,低声喝道:“别喊叫!”

女人听出了黑衣人的声音,禁不住打了个寒战,原来是朱大先生!她拼力挣扎,黑衣人又是一声低喝:“悄着,别动!”手中的匕首搁在了女人的脖子上,女人不敢动弹了。

黑衣人是这个大宅院的主人朱雅儒,人称朱大先生。女人是他身边的使唤丫鬟,叫徐小玉。朱大先生是朱家寨的首富,他的儿子朱明轩是北原县的警察局长,外甥彭子玉更是了不得,在中央军当团长。仗着外甥和儿子的权势,在北原县没有朱大先生不敢干的事。朱大先生貌似文雅,却嗜酒和爱玩女人。他娶了三房姨太太,但还是吃了碗里的想着锅里的,已是往六十上奔的人了,还经常出没妓院。徐小玉是他掏了五块大洋买来的使唤丫头。

徐小玉虽是个使唤丫头,长相并不俗,眉清目秀的,特别是胸脯胀鼓鼓的,恰似涨潮的春水,十分地养眼。只是一双天足美中不足(那时以三寸金莲为美)。一个俊俏的黄花大姑娘整天价在身边伺候着,朱大先生哪能放过她。徐小玉是个伶俐女子,好多次都摆脱了朱大先生的纠缠。怎奈猫儿一定要吃腥,她躲了初一却难躲十五。今日黄昏朱大先生用匕首拨开了门闩,把她按在了床上,羔羊是难脱虎口了。